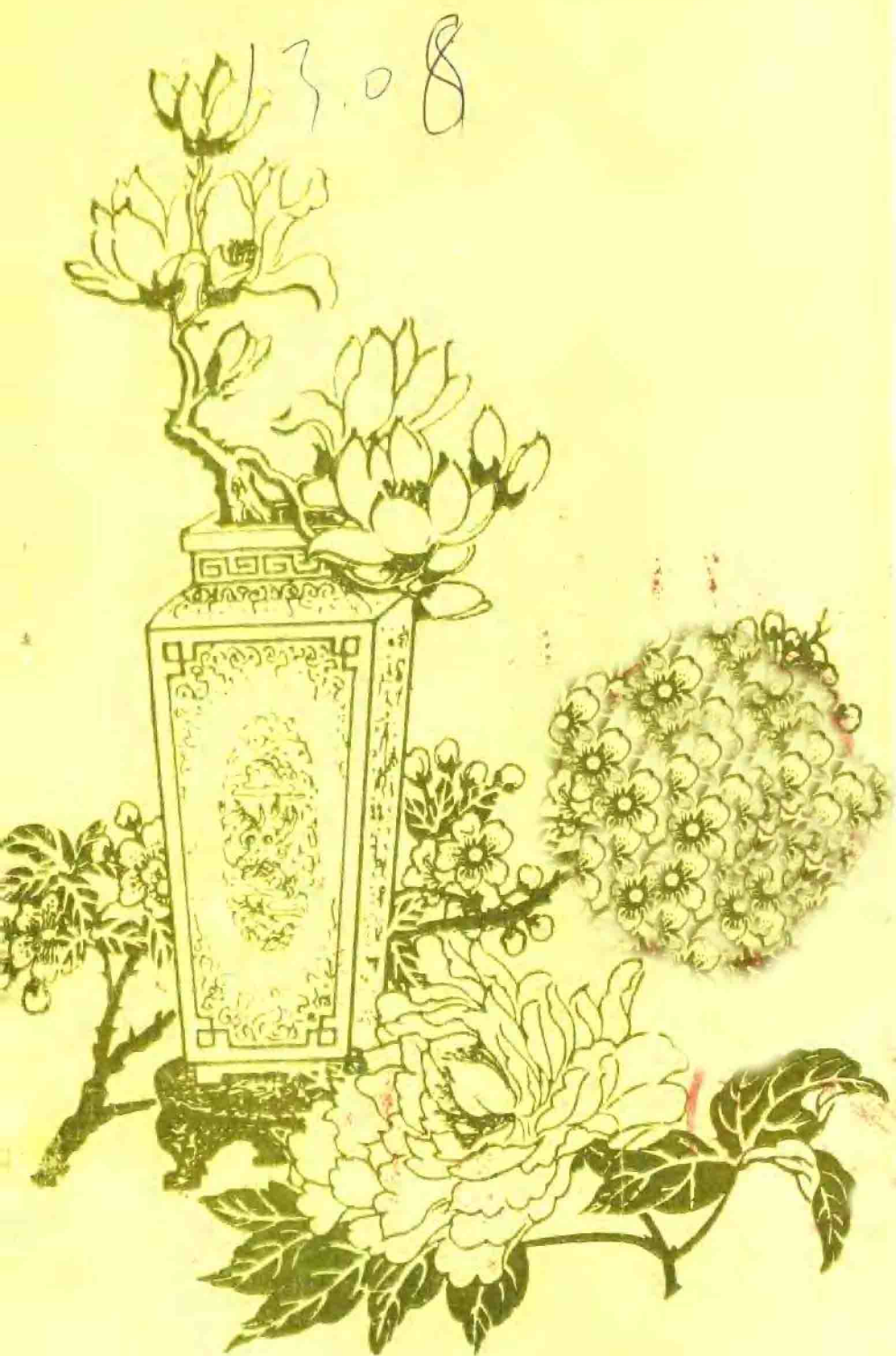


漳平文史资料

第十辑



政协漳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组编

1
1987

漳平文史資料

第十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漳平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组

一九八七年六月

录

第一辑

(总第十辑)

军 事 史 料	解放初剿匪斗争中的漳平民兵郭元坤(1) 参加军代团工作的回忆林南(4) 匪鹏鹰支队支队长欧阳豪就擒记吴友松(7) 回忆高山青年踊跃参加红军的经过邓斗臣(8) 下林民兵的战斗历程廖光前 范启文(10)
工 商 史 料	漳平历史上木材产销情况琐谈林岚(13) 菁城中转行栈简介邓善火 邓寿福(15) 漳平“三反”、“五反”运动前的片断回忆林南(16)
民 族 史 料	畲族史源初探雷关贤(18)
水 文 史 料	大深溪水文特征及历史洪水调查梗概林江良(21)
华 侨 资 料	溪南乡华侨情况简介陈子华(22) 成功教育家——刘德枢先生(转载)(24)
教 育 史 料	我县“书院”简介陈成森 陈唯亚(26)
文 化 史 料	略谈漳平民间文艺(续完)陈唯亚(27)
人 物 史 料	欧阳豪其人林李士 邱振福(28) 陈国香的兴起和灭亡吴受甄(30)
习 俗 史 料	漳平风俗习惯琐谈(续二)刘重宁 陈文玉(32)

漳平文史资料

第十辑

目

录

家 族 史 料	髫龄杂忆(续完) ——和春郑家……………郑超麟(39)
	蒋家到台湾制茶的历史渊源 ……………蒋训前(47)
乡 村 史 料	金菊村的沿革 ……………陈振明(48)
文 史 考	胜地来霞客 奇人历漳平 ——纪念徐霞客游漳平三百六十年 ……………罗 岩(49)
	官田探古散记……………吴长锦(51)
旧 宦 录	封建时代漳平、宁洋两县 进士、举人名录……………刘重宁(53)
风 物 文 苑	漳平纪行……………陈祖泽(65)
	海外来诗……………刘德枢(65)
读者·作者·编者	
洪基光同志来信……………(66)	
封面、装帧设计……………李祖富	
封二、封三图片供稿……………县图书馆 罗 岩	

出 版：一九八七年六月

印 刷：漳平县印刷厂

登 记 证：龙岩地区岩版刊(内)

字第022号

解放初剿匪斗争中的漳平民兵

郭 元 坤

解放后，漳平县翻了身的广大农民，为保卫胜利果实，革命热情很高，他们发扬革命老根据地的光荣传统，组织民兵积极投入剿匪反霸的斗争，为消灭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作出了重大贡献。

漳平县（包括原宁洋县一部分）在解放初期匪患十分严重。这里解放前在国民党的长期统治下，有着一定的反动社会基础，土匪比较多，组织也比较复杂，有的是完全政治性的反革命武装，有的是封建恶霸势力，称霸一方的土匪武装，也有个别的经济惯匪。解放后他们之中坚持反动的分子互相勾结，形成一股反革命力量，杀害我基层干部和群众，阻碍我民主改革的进程。俞水潮是国民党宁洋县党部书记长，解放前夕带伪政府人员逃到赤水白土楼设署办公，解放后还公开出“布告”，发“禁令”，与人民政府为敌，到处抢劫掠夺、派粮派款。该部“支队长”汤玉金在黄山头杀害我游击队干部两人，匪“秘书”俞冠林于1949年冬引带匪军包围袭击龙岩白沙抓壮丁。俞水潮受匪“闽粤赣区总司令”唐宗的委任，充当“福建游击总指挥部副司令兼宁洋县长”。曾文光，解放前曾任漳平县“民众自卫总团副团长”，漳平第一次解放时，他起义，可他反动本性不改，解放后，叛逃上山为匪，在新桥、吾祠、灵地一带骚扰群众，抢劫财物，与人民为敌。1950年12月11日曾文

光在吾祠上洋指挥土匪阻击我剿匪部队，打死我军战士十二人，民兵一人。匪首张景清，自封为漳平“县长”，和另一匪首郑国华，勾结安溪、永春匪首康明深等，攻打我溪南、新桥区公所，我区干部一人被打死、二人撤退时落水牺牲，区公所因此无法正常工作，转移到乡村去。官田著名恶霸陈国香率匪众攻打官田区公所，我区干部和武装班以及民兵奋力抗击。当时土匪活动猖狂，嚣张一时，我们不少区公所要靠碉堡和拿机关枪来坚持，甚至一度县城都受到威胁。面临如此尖锐复杂的斗争局面，肃清土匪，成为各阶层人民的共同愿望，成为党政军民的共同任务。按照党中央制定的“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的剿匪方针，以及福建省委“以剿匪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的决定，军区派主力部队进驻漳平，与地方武装和民兵结合组成剿匪力量，投入了这场斗争。

漳平民兵在剿匪斗争中初露锋芒。他们在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的带动下，怀着对国民党反动残余的新仇旧恨投入战斗。他们以翻身感恩的朴素感情，表现出英勇果敢、不怕牺牲的精神，他们凭着简陋的武器装备和粗浅的军事知识，时而配合作战，时而单独出击，时而包抄堵截，时而跟踪追击，上山探匪情，下山送情报，为部队当翻译、作响导，到处布下明岗暗哨，不让匪特漏网潜

逃。剿匪中由于部队和民兵正确地执行了党和政府的剿匪政策，经过一年多的大力清剿，到1951年4月全县歼匪达一千余名，股匪基本肃清，人民民主政权进一步的稳固起来，人民可以安心生产而不受土匪的骚扰和破坏，到处出现一片新气象，广大民兵在剿匪作战中也得到锻炼和提高。漳平民兵在清匪斗争中采取的主要方法是：

一、积极配合部队清匪作战。民兵同部队密切配合，对流窜和潜伏的股匪，采取联合会剿，分散坐剿或层层包围、反复搜索等办法，歼灭了大量的土匪。1950年1月下旬宁洋赤水战斗中，我民兵配合部队围剿俞水潮股匪，向龟缩在赤水白土楼的土匪发起攻击，由于该部攻坚动作熟练，经四十分钟战斗，即将妄图凭借高墙厚筑的土楼进行顽抗的守匪全部歼灭，计俘匪九十七名，毙匪八名，缴获长短枪六十六支，子弹近千发及军用品一部分，并解救出被匪捕去之群众二十六人，夺回被劫去之稻谷四百余斤。俞水潮只身潜逃到和尚山，在另一次大清剿中被我击伤，后来逃到漳平南洋，被区中队和民兵捕获。1950年12月中旬，我剿匪部队在民兵配合下，围剿曾文光股匪，把据守在上洋和中洋三个炮楼里的土匪分别包围，先开展政治攻势，中洋一个炮楼里的匪首自杀，匪众二十多人投降。匪首曾文光不听劝降，固守顽抗，我军发起攻击，以强大的炮火摧毁上洋二个炮楼，曾文光及其匪众全部毙命。与此同时，我剿匪部队对盘踞在新桥的土匪展开清剿，部队从浮桥、下楼、上坂三路进攻，先攻打街尾土楼，匪兵慌忙撤至警察楼固守。仗打得很激烈，从早晨打到晚上，直到下半夜，警察楼被我军炸开，经过激战，当场击毙匪首郑国华及匪众三十多人，活捉伪县长张景清。1950年12月下旬，第五区公所干部率领民兵积极配合主力部队进剿盘踞在久鸣村的安溪土匪詹福

瑞、刘泗国股，经我包围攻下匪堡，歼敌四十余人。1951年3月27日，漳平县大队在民兵配合下于官田地区集中包围匪巢，经严密布置封锁与搜索，二十九日及三十一日先后在西坑山、鲍家山二地俘获了匪“第七纵队独立支队长”陈国香以下五名。民兵陈文荣跳下三丈多高的悬崖追捕土匪头子李远东、李光禄，受到龙岩军分区首届民兵英模代表会的表扬奖励。1951年4月1日，匪“闽南军区行动统一委员会军法部主任”苏艳英（涂太太）等以下四名土匪，在永春爱文街被我军击毙之后，我漳平剿匪部队在民兵配合下，继续追剿该部逃窜至我县的另一名匪首康明深。4月19日在下坂以南山区发现匪踪，经三十分钟战斗，击毙匪“闽南军区行动统一委员会主任兼永安纵队司令”康明深。

二、民兵单独作战，积极消灭土匪。漳平民兵在剿匪斗争中还抓住有利时机，积极主动，单独剿匪作战，在防匪自卫和灭匪歼敌方面，做出了显著成绩。1950年7月1日，有一股土匪窜到溪南区下林村，企图抢劫粮仓，该村民兵在全村群众支援配合下英勇抗击，使土匪无法进入村中，最后终于将土匪击退，保全了粮食不受损失。同日，永福区清庄村民兵发觉匪“中队长”陈鸿猷，中队附黄大荣，分队附黄宗兴三人在该村清家园经过，企图潜回永福活动，村干部立即率领民兵迅速跟踪追捕，先后将仓惶逃窜的三个土匪捕获。七月六日，党太区新安乡发现土匪八名洗劫商店，该区中队配合民兵追击，捕获二名，缴获长短枪各一支，子弹90余发。7月7日，匪首郑瑞明（伪溪南镇长）率匪徒八人窜入溪南金菊村，企图强缴民枪，勒派饷款，该村民兵即于当晚集中全力将该股土匪紧密包围，当场击毙匪首郑瑞明及匪徒五名，另二名土匪受重伤。8月30日匪“岩漳宁游击队”分队长邱传

辉潜回赤水安坑村活动，该村民兵在农会主任林火德率领下，迅速将邱匪住处包围，邱匪仓惶逃脱，民兵开枪射击未中，林火德奋不顾身跟踪追击，追赶一里多路，把邱匪抱住倒在田里撕打起来，直到后面民兵赶上，才把邱匪活捉，缴获毛瑟枪一支。土匪俞德椿把枪藏在宁洋罗畲村一带的山上后，造了假路条于1951年6月7日逃到漳平，而漳平各区村的民兵放哨巡逻都很严密，当他窜到二区永兴村附近的山路上，就被巡哨的民兵发现。民兵查出他带的路条是盖着“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第一纵队第二支队司令部”的怪关防，仔细一看，“解放”二字是贴上去的，原来关防是“中国人民自由军闽粤赣第一纵队第二支队司令部”，民兵就把他抓起来。藏在宁洋山中的枪也搜出来了。

三、建立以民兵为骨干的清匪情报组织，形成严密的天罗地网。为了加强清匪中的侦察情报工作，当时县大队成立了情报站，区建立了清匪委员会，各村建立清匪小组，组织以民兵为骨干的群众性情报网，开展村与村的联防活动，他们探匪情送情报，使政府和部队能较全面的掌握匪情，及时的组织围歼和搜剿，取得显著的战果。如匪曹孝斯、欧阳豪等，就是由于组织起来的觉悟了的民兵群众，英勇机智报匪情，长期监视追线索才得以消灭的。匪“中国民众反共救国军第一纵队长”曹孝斯，是宁洋人人痛恨的一个大土匪头子，自我剿匪部队某部大力清剿后，被迫得走头无路，率领十名残匪潜逃到朱山头盘踞。朱山头是一个偏僻的山区，只有一户三口人在此居住，主人黄钟林是一个老实农民，在土匪的威迫下，手无寸铁无法反抗，但他知道解放军就住在附近，只要设法报告部队，就可以把土匪消灭。于是他假意接待，骗取了曹匪的信任，还向土匪借了一支长枪五排子弹打野猪，一方面叫

儿子伪装去买菜送情报给县大队，一方面拿着枪在家里准备有情况就与土匪拼命。第二天未亮，部队就把朱山头紧紧围住了，土匪在梦中听到枪声，四处奔逃，曹孝斯和他的“副官”等三人被当场击毙，他的“指挥员兼中队长”林庄等三人也被附近严坑村的民兵捕获，剩余的匪“分队长”陈兴、黄金等四人逃脱。几天以后，这四个家伙慌慌张张地到西坪村农民钟春碧家里要饭吃，钟看到他们的形色，判定是漏网土匪，便假意盛情款待。次晨，陈匪心情不安，怕群众去密报，假说要去漳平自新。机智的钟春碧看穿了他的阴谋，但时间紧迫，来不及向政府报告，便暗中与邻居商议计策，在半路上埋伏三个人，自己假意替陈带路，走到预定的地点，钟春碧猛将陈匪抱住，在事先埋伏三人的协同下，活捉了陈兴。之后，钟春碧又回到家里哄骗黄金等三个土匪，说陈兴已安全离开了，并急中生智将黄匪一人骗到屋后草地上坐下休息聊天，向黄匪借枪玩弄，说时迟、那时快，子弹一上膛，一枪就把黄匪击毙了。并迅即将其余两个土匪押送政府法办。至此，曹孝斯残余土匪在我部队、群众英勇机智搜剿下，全部就歼。永安专署、军分区以宁洋县剿匪部队、民兵和农民黄钟林歼匪有功，联合传令嘉奖。匪“鹏鹰支队支队长”欧阳豪，是漳平县顶郊村人，于1953年被顶郊村民兵捕获，详情见吴友松同志《匪鹏鹰支队支队长欧阳豪就擒记》一文。

在剿匪的同时，广大民兵积极投入了反霸斗争，打击封建势力，镇压反革命，保卫土地改革。土改和反霸斗争的胜利，彻底打倒了地主阶级和封建势力，为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开展民主改革运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

写于1986年7月

注：笔者解放初期在龙岩军分区司令部情报科工作，本文资料来源主要是本人的追忆和

参加军代团工作的回忆

林 南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旬，我接到通知，要调我到驻漳平军事代表团工作。临行前的一个下午，张震东带我到地委去，书记范元辉、组织部长罗炳钦接见了我们，对军代团的任务作了指示：一、接受陈祖仁部及其武装的投诚；二、收缴留存在民间的武器弹药；三、加强和巩固统一战线工作。其他对提高警惕，注意工作方法，加强请示汇报，搞好团结等也作了一些指示。领了军代团的关防以后，接见结束，也算是辞行。

军代团的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第八军分区司令部派驻漳平军事代表团。主任张震东，副主任林敏，我是秘书。由于调动工作来得突然，我在思想上感到仓促，缺乏应有的准备。主要是对漳平情况了解得很少。在此以前对漳平的接触，只是一星半点。如果只根据这一点情况，要处理好我在军代团中担负的行政工作，是远远不够的。但我当时只认为代表团的决策问题，自有正副主任担负，我只是秉承意旨办事而已。

军代团出发时，从独五团调来一个短枪班（侦察班），一个步枪班，工作人员十多人，具体工作未决定，但都配备短枪。这是第一批人员，其他一些人员，是以后陆续来的。

到漳平后，第三天就前往永福。在封侯村时，会见了独五营营长王云露，副教导员张挑，指导员林江，起义部队的范启文、林翔飞等，听取了情况介绍，并将军代团的任务和工作安排，作了传达。

据守在永福的国民党漳平县政府人员陈祖仁、陈则川、陈孔仁、欧阳豪等二十多人，在秋苑的八角亭山顶的分界线上迎候。

当时我们对陈祖仁部还是存有戒心的，工作人员尽量紧靠他们，万一发生情况，即可如单刀赴会中的关羽挟鲁肃一样，而武装班人员则拉开一定距离。

在派出军代团以前，原安溪中心县委的漳平工委负责人林敏等向龙岩地委作了交接会报，陈祖仁方面也曾先后派出陈应江等向地委表示投诚的意愿，但困兽犹斗，总得防止最后一着“同归于尽”的事发生。特别是陈祖仁，是军统少将陈祖康的弟弟，而陈祖康1947年的返里之行，究竟如何布置，是十分可疑的。曾任漳平县长的罗凤岐与陈祖康是龙岩九中的同学，虽然李汉冲对罗优渥备至，但终不能促使罗弃暗投明，就是明证。

陈祖仁部的自卫大队在永福隆隆堂的广场列队接受点编时，计有两个中队，各式杂牌轻机枪计十六挺，美制十响半自动步枪一

访问当时漳平县大队长李连辉同志的谈话记录，同时参阅了当时报纸的报道和《漳平文史资料》第三、四、六、八期中的有关史料，综合写成此文，不够全面，错漏之处在所难免，请知情者批评指正。

枝，三〇步枪一枝，比利时造左轮手枪二支，杂牌七九步枪一百四十多枝。点验完后，官兵编制等未更动。（后带回漳平整编，移交清册由县大队保存。）

在点验时，曾问到营长竭坤英，欧阳豪说竭因病在家治疗，所以由他代替负责移交，因此我始终未曾见过竭坤英。

县政府的移交，实际上只“漳平县政府印”的铜印一颗，盖良民证用的专用钢印一颗而已。

同时投诚的，还有一个“联防队”，由陈永绵负责移交。这个联防队全衔是：“反共救国军闽南纵队司令部官田永福联防大队”。

一九四九年四月南京解放后，曾任龙溪专员公署科长的陈宗桱辗转回到永福，纠集了一批三青团骨干、社会青年，成立了一个隶属于“闽南纵队”的“漳平独立大队”，他自任大队长，与陈祖仁部相抗衡，同床异梦。七月间，陈宗桱往漳州运回武器时，乘汽车在途中摔死，武器因而散失了。

当时，这个“独立大队”由李国璋负责移交，仅步枪十来枝。后来这批人，被我四团五营整编为二十连，李为连长。

原在永福南靖边境一带活动的我廿三团（原属闽西支队战斗序列，独五团曾派人联络。）这时已划归闽南支队，后由第七军分区整编。

永福、官田在陈祖仁交出政权后，实际上是留下了行政上的真空，而区村政权，又非短时间内可以建立起来的。这时原县政工作团和原独五团文工队的人员，实际上成了建政工作队，分头深入到各村了解情况，宣传政策，发动群众，动员参军等工作；一方面维护革命秩序，一方面做建立区村政权和组建区中队的工作。

军代团在第一阶段工作——即接受投诚后，着手收缴民间武器弹药。一方面以军代

团名誉发出布告，说明在建立革命秩序后，过去民间为了防盗匪的自卫武器，已无必要；而掌握在一些地主恶霸等反动分子手中的武器，是横行乡曲，欺压人民的工具，决不允许继续存在。对向军代团及各区乡政权缴交的枪支弹药，一律按品种、型号、号码进行登记，并发给收据。同时发动群众揭发，缴交者也可互相检举，对继续隐藏枪支武器者，分清情况，给予动员教育；对国民党原乡镇人员，军官，乡警等，则在说明政策后，限期缴交，如执迷不悟，抗拒缴交者，必将给以一定的惩处。

布告发出后，即责令民愤最大，臭名昭彰的蓝田村陈友益立即全部送缴。陈友益绰号“乌豆仔谦”，任保长，长期包征捐税，在国民党的刑科重税下，人民已负担得喘不过气来，而陈友益变本加厉，手段毒辣，在永福三岁小孩听到他的名字，都会止住啼哭的，由此可见他的穷凶极恶面目。但他所交出来的，就是四、五枝不堪使用的破烂步枪，算是他作威作福的全部本钱了。

国民党一些上层分子，也在广大群众的压力下，被迫交出了武器，一些商人购置的自卫短枪，也用布包裹着送交了。

在永福收缴的短枪，数量多，型号品种也较齐全，如果按制造年代排列，可陈列为一个手枪历史展览馆，从最古老的欧洲双管火药短枪（即电影《牛虻》中用的那种）到美制汤姆生手枪，加拿大手枪，几乎都有。从年代说，抗日战争以前购置的最多，民国初年的也有一部份。

对陈宗桱究竟运回了多少武器，下落如何，当时曾作了一番追查，终因陈宗桱已摔死，而他在外又是长期搞谍报等反革命工作的，老奸巨猾，行踪诡秘，又无别的线索和旁证，没有查出究竟来，至今仍是一个悬案。

十一月底，永福、官田区公所和区中队

先后成立，军代团也就移驻到县城来了。

在永福，社会情况较为复杂，土地革命时期，这里虽曾建立过苏维埃政权，但未曾进行打土豪分田地，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也曾经设在这里，也建立了党组织，但反革命势力还是相当强的。漳平解放时，陈祖仁率领县自卫大队移驻这里，与国民党的残余势力，进一步结连在一起，便成了当时的一支主要力量。陈宗桧的独立大队，虽然由于陈宗桧的摔死，失去了主要的支柱，但陈永绵的联防大队仍在伺机扩充力量，扩大地盘，没有停止过活动。以三青团的基层骨干为基础的独立大队，只是想保持一支武装力量，在陈祖仁部退驻永福时，是不可能与之分庭抗礼的，在各方面的因素影响下，保持一小块地盘，维持着暂时的相对平衡。此外，还有一些赋闲在家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中小学教员和工商界人士，采取观望态度，未曾卷入以上三种力量中去。还有一些匪霸、地棍，平时作恶多端，此时虽表面服贴，实际上只是暂时收起狰狞面目而已。

对以上各方面的头面人物，我们曾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予以接触，坚持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布的“约法八章”进行宣传教育，交待政策并据以执行。对匪霸、地棍、

流氓，虽然收获甚微，也同样按“先礼后兵”的办法，进行耐心地教育，说明政策，如果他们存心破坏，人民将给予惩办。这样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社会秩序，给进一步发动群众，争取了时间。

军代团移驻漳平后，对起义人员是给予应有的历史的评价的，是尊重、团结的。只是由于当时形势和历史条件等各方面的因素和军代团本身所处的执行机构的地位，难免有一些不很妥当之处，功过是非只有暂待以后或后人来加以评说了。

事情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现在有些人，特别是青年人，对当时的情况不很了解，认为漳平是军代团解放的，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漳平是闽南党，闽南支队领导、支持起义解放的，以刘子熙为首的起义人员，对漳平的解放是起过积极作用的。广大青年是以革命热情参加起义，投身到革命洪流中来的，对起义人员、投诚人员，参加革命的青年，应予公正的、合理的、应有的评价。

当然，军代团作为特定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在完成其特定的历史任务上，是有过积极作用，做出一定的贡献的。任何拔高、溢美，或是贬低甚至完全抹煞其历史功绩，都是不应该的，也是不符合历史客观事实的。

匪 欧 鵬 阳 鷹 豪 支 就 队 擒 支 记 队 长

吴友松

1953年
9月30日
清晨，漳平
县城关传开
了一个消息：
欧阳豪被顶郊
村的民兵抓住
了。人们一
听到，都感到
突然、惊奇：
“欧阳豪这个
大坏蛋不是一
年前就死掉
了吗？怎么死
人还会变

活？……”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欧阳豪是顶郊村人，解放前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连长，解放后又奉其主子的委派，上山为匪，任所谓“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鹏鹰支队长”，在漳平一带，打家劫舍，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群众恨之入骨。在1951年8月间，欧阳豪只身逃脱我县大队、民兵的追捕包围后，一连好几个月都没有发现他的踪迹。隔了好久，欧阳豪的老婆一连几天痛哭流涕地说：他的丈夫在新桥一个山上自杀了。……有些群众信以为真，还痛骂这条害虫让他这样死掉太便宜了。

但是，顶郊村的民兵指导员许求汤，民兵队长陈金海并不相信。他们分析：欧阳豪是有几十年反动历史，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老奸巨猾，决不会这样轻易地死去，一

定是敌人在耍诡计。当时召开民兵干部会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有的干部说：“欧的老婆既然知道他的丈夫死掉，又为什么没有去收尸装棺呢？”也有的说：“她的哭是假哭，在人多时是嚎啕大哭，人少时却和猫叫一样”。民兵队部根据人们反映的情况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分析，一致认为：欧阳豪没有死。于是，会上就决定派民兵加强对欧阳豪的家属的监视，秘密侦察。

又是几个月过去了，被派去秘密侦察欧阳豪家属活动的民兵，也没有发现可疑的线索。

就在1953年春节的前几天，民兵指导员许求汤上街去，他看到欧阳豪十二岁的儿子欧大江在烟店里买了一大包烟丝。许求汤心想：“欧大江的祖父虽会吸烟，但烟瘾不大，为什么要买这样一大包呢？”他认为这一情况值得怀疑。回到队部和民兵干部们研究之后，对匪属的暗中监视更加严密了。又经过数月的深入侦察，他们发觉欧阳豪的老婆的房间楼板上常有响动，他们分析，楼上肯定有人住，欧阳豪可能就隐藏在家中，于是决定派出武装包围搜捕。

1953年9月29日晚上十一时，顶郊村三十多个民兵包围了欧的房屋。指导员和民兵队长带领了十二个民兵走进房间。三支手电筒照着房间楼板上，队长命令道：“欧阳豪你被包围了，马上下来，否则开枪打死你。”

“我……我下来”。随着一阵颤抖的声音，只见欧阳豪头发垂肩，脸孔苍白的从楼上爬下来。民兵们并在他藏身的地方搜到一支手枪，二十一发子弹。这个狡猾如狐狸的家伙，终于难逃民兵的手掌。

回忆高山青年踊跃参加红军的经过

邓斗臣老人忆述

刘金全记录整理

拱桥乡高山村（包括现在的隔顶村在内）原属龙岩县管辖。这里的村民在历史上，一贯以造土纸为主，兼种单季稻。地少人多，全村有300余户，1300多人，仅有1000余亩耕地和6500余亩竹林，而且80%以上集中在村内外地主、富农手里。广大贫苦农民无地或少地，加上当时社会动乱不安，纸业萧条，一捆八刀连土纸，只有一斤盐的价值。整个农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许多贫苦农民一年到头为生活而奔波，长年流浪在龙岩、漳平等地打短工谋生，常常是上顿顾不了下顿，群众生活极其贫困，是一个典型的贫困村。

我十七岁的那年春天（即1930年）红军十二军邓毅刚同志率领部队从永福到桂洋、岩高一带活动。农历三月初八凌晨，红军近百人，从岩高方向开进我村，全村男女老少夹道欢迎。红军进村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当天中午在“邓家祠堂”召开群众大会，全村男女老少都来参加，会上邓进书代表本村致欢迎词，红军连长蓝海州在会上讲话。他在会上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穷人翻身作主”的口号，宣传革命道理和红军政策，指出红军是为穷苦人翻身解放而斗争的人民子弟兵。还特别介绍龙岩后田村在邓子恢同志领导下，举行了“后田暴动”的情况，最后，他号召我村青年，为了翻身得解放，要积极参加红军。蓝连长的讲话受到了与会群众的热烈欢迎，鼓舞了村民的斗志。由于我村有许多青年人因生活困难讨不起老婆，而离乡背井外出做工度日，追求革命之心很强烈，有如一堆干柴，一点即燃之势。在群众大会上，人心沸腾，情绪高昂，有的青年当场表示要跟红军去打仗。这次会议开得很顺利，大家都不愿意离开会场，连午饭也顾不上吃。会后，我村青年三、五成群一起商量参军大事，在家长们的大力支持下，共有20余位青年要求报名参军。

红军驻村三天，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农民协会和农民赤卫队。选举了邓进书为高山乡苏维埃政府主席，邓並原为书记，邓文辉为宣传委员兼农会主席，邓积余为武装委员兼赤卫队长，李来寿为没收委员兼赤卫队付队长，邓善楚为土地委员。打了邓广海等土

豪，开仓济贫。一时间，全村男女都佩带红袖章，一片热气腾腾，从此漳平等地的群众就称“洪高山”为“红高山”了。农历三月十一日红军出发了，我村参加红军的青年和赤卫队员共35人随部队出发，分两路行至溪仔口汇合，当晚攻下了前洋坪国民党地方

武装势力盘据的一座楼，缴获了三支土枪。据说原计划第二天逢漳平圩日，准备攻打漳平城，后因情况发生变化，上级命令部队，从白沙到龙岩去。当时我村有10名赤卫队员根据上级的指示，由红军发给缴获来的毛瑟枪一支，任命邓球文为赤卫队排长，由他带队回乡组织群众，加强我村赤卫队武装力量，主要任务是保卫家乡，防止敌人进攻我村，其余25名青年随军出发。

部队到了龙岩，进行了短时间的军事训练，原先，将我村25名青年，分散编在不同班上。不久部队开往上杭一带，当时天气已热，几乎都是夜间行军，生活十分困难，斗争十分艰苦。我村战士因人地生疏，大部分人是文盲，语言不通，情绪不安定。到达上杭后，大家一起找邓毅刚军长汇报情况，要求调在一起。邓军长同情我们的难处，同意我们的要求，除少数人外，大部分都调在一起，编成一个特务排，隶属于军部，由本村青年战士邓长金任排长，副排长是永定人，当时我也编在特务排。特务排的任务是警卫首长安全和搜集敌军情报。此后部队转战上杭、永定及粤东等地，经历了不少大小

战斗，解放上杭城，特务排的同志大都参加了。后来因形势变化，特务排又分散整编了。从此，我村的战士奔赴各地，很难在一起见面，互不知音讯。至1931年春，大部分同志在不同战场上牺牲了。其中邓庆云同志头部中弹在龙岩医治无效逝世。邓积泗、邓积前等在清“社会民主党”时被叛徒林一珠杀害。邓游子同志随21军胡少海军长率部攻打永福，胡军长壮烈牺牲，邓游子同志离队回乡。我于1931年春，因患疟疾，在龙岩一家私人诊所治疗半个月，与部队失去联系就离队回乡。全村25名战士，除七名患病、治伤等原因，先后离队回乡外，其余十八位同志先后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而壮烈牺牲。解放后，人民政府追认邓长金、邓积添、邓名波、邓积泗、邓积芬等十五位同志为革命烈士。另外三位同志下落不明。1984年县人民政府还授予我“老红军”的荣誉称号。每当我回想起过去的光辉战斗历程，想起为革命而牺牲的战友，看到今天我们国家安定团结，人民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这是来之十分不易的。

本刊第八辑勘误

页	行	误	正
40	5—6	(漳平方言称“三国牌”)	删去
43	13	城内	关内
46	倒10	当着	当做
47	倒4	墙外	城墙外
48	9	(田祖)	(田租)
48	18	当时	当日
48	右栏倒7	王爷	王节
53	右栏17	戏班	搭班
53	倒6	新文人	斯文人
57	倒10	禾米粉	糯米粉

下林民兵的战斗历程

廖光前 范启文

溪南乡下林村，有七个自然村，邻近安溪，解放前夕全村人口约五百多人。主要经济收入除农业生产外，靠撑船、放木排、捕鱼等副业经营。解放前长期受反动统治和安溪土匪的双重欺压掠夺，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1929年朱德同志率红四军进军闽中，两度进驻下林，曾在“南洲书院”召开群众大会，号召贫苦农民起来暴动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时间虽然短暂，但播下的红色种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反动统治期间，下林人民曾多次起来抗捐抗税，抵制国民党政府的压榨，有闹革命的优良传统。

1949年春，曾任溪南伪镇长后卸职在漳州浦南经商的林翔飞，获悉我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即将挥师南下，从漳州返回下林，把这个好消息秘密告知乡亲们，全村人心振奋。同时他已与刘子熙取得联系，酝酿投奔革命，暗中进行串联，组织力量，并派人前往安溪潘桃乡找地下党接头。随即林江同志到下林与林翔飞会晤，搭上了线。

其时，溪南反动头子张景清、郑瑞明（伪镇长）等闻风惊恐，密谋应变，妄图在垂死前抢走下林仓库几十万斤国家粮食作为他们的粮饷，但又害怕下林人民反抗，特从县请来自卫队一个班，由班长刘辉标带领进驻下林，强迫民船抢运。林翔飞挺身而出，

召集船工代表和下林革命群众，秘密组织抵制：一是船工装病散伙，借口船破要维修，让反动派要船无船，要人无人，拖延其抢运时间。二是严密监视敌人行动，并做好应变准备。

一九四九年农历四月中旬，安溪中心县委派来地下工作人员林江、吴农同志来下林与林翔飞配合，秘密展开活动，集合全村所有土枪土弹，组织武装民兵。反动派察觉后，对我们严加监视，也在调兵遣将。在这紧要关头，地下党人员决定提前于农历五月十九日黎明四时举事。由林翔飞指挥，摸黑包围了驻守仓库碉堡的伪县自卫队，我方首先向他们宣讲党的政策，缴枪不杀等。不料他们恃其居高临下，武器优势而负隅顽抗。为了争取速战速决，下林民兵冒着敌人的密集火力，冲至敌堡堆积柴草，准备放火，下林群众近百人敲锣打鼓助阵，一时“缴枪不杀”喊声震吓敌人。敌自卫队慑于我方强大威力，而被迫缴枪投降。当场缴获步枪十八杆、子弹四百多发、手榴弹十多枚。我方按俘虏政策，发给路费，保护他们安全出境。溪南镇伪人员闻讯，当晚仓惶逃窜漳平，我们随即乘胜前进，解放溪南圩。下林民兵这一行动，既安全保护了几十万斤国家粮食，又为解放漳平打响革命武装起义第一枪。

当时溪南圩虽宣告解放，但革命武装力

量仅下林村民兵几十人，其时反动势力上有溪南叶谋金、南柄郑国华；下有上板郑瑞明、小潭易式冰；左有前坪张景清、吾老黄立如；右有港牛刘泗国及安溪土匪吴振辉等。四面受敌，在吴农、林翔飞等同志的组织下，动员了全村男女青壮年一百多人（其中男93人，女23人）分为战斗和守望两个队，日夜站岗放哨，并组织老年人以走亲戚，拉关系，发展了上坂、金菊、象湖等青年三十多人参加，以下林为基地，组织联合中队，由林翔飞任中队长，吴农同志任指导员。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下林民兵配合安溪来的四团两个连，夜袭漳平，主攻东山，二十一日上午宣告漳平解放。进城后，下林民兵精选十九人和其他各地民兵合为闽粤赣边纵队第四团第五营第十九连，林翔飞任连长，吴农任指导员，编外的下林民兵服从当时形势需要，仍留城协防。

七月十六日，反动武装分三路反扑县城，在营部的指挥下，十九连坚守东门阵地。为切断敌人来路，下林民兵林春成不怕牺牲，强冒对河棒子洲敌机枪扫射，推翻了浮桥跳板，林春发带一个班潜伏浮桥头榕树下，顽强地阻敌于桂林。后因寡不敌众，才奉营部命令撤回溪南打游击。

撤回溪南下林时，十九连除杨一东带四十多人回新桥外，含营部人员只有三十多人。其时溪南反动派认为时机到来，妄图捣毁下林村。为了下林群众的安全，营部决定动员全村青壮年做好战斗准备，老少妇女及粮食财物向山里转移，誓与匪军周旋到底。

七月十九日，反动武装五百多人包围了下林，在我方的还击下，敌军一时不敢靠近，后在敌军六〇炮的威胁下，为避免无谓牺牲，决定突围向港牛方向转移。从社林口绕道寨尾山转东湖，摸黑奔袭驻溪南圩匪军指挥部，迫使犯我下林的敌军惊惶撤回溪南。下

林民兵以地形熟悉的有利条件，组织小股出没于南头洋、下祠坂、潭后坑等地与敌周旋，能打就打，声东击西，迷惑敌人，大量消耗敌军子弹。在南头洋、下祠坂伏击中伤敌三人，使敌惊惶丧胆，龟缩溪南。英勇善战的下林民兵和十九连就这样坚持斗争一个星期，直至匪军撤离溪南为止。

在敌军攻陷下林期间，地方反动头子张景清、郑瑞明指名道姓搜捕林翔飞以及知名民兵。匪徒大肆掠夺，整个下林笼罩着白色恐怖。在这个时候，张景清派人下书林翔飞，要其率部投降，否则“铲平下林，寸草不留”。妄图诱惑我们下山，其来信当场为林翔飞撕毁。林为了鼓舞士气，郑重地对我们说：“溪南山高林密，人地熟悉，有人民群众支持，就是打它三、五年游击无问题，房子被烧，财物被抢，革命胜利回来再建设。”给民兵群众很大鼓舞，革命斗志更加坚强。

八月上旬，县工委部署，决定进袭县城，我十九连配合安溪来的第三连，赶在黎明前主攻东山阵地。四时左右逼近东山，驻守东山塔的敌人用密集的火力，把我方阻在距东山二百多米外，此时在二排一班机枪掩护下，下林民兵林文生、林春发等十多人，冒着弹雨越过敌防线，逼近塔下，集中火力封锁敌火力口后，全连发起冲锋，攻克东山。这次战斗，虽没有收复县城，但下林民兵的英勇善战，曾受县工委、营部及群众的表扬和称赞。

第三次攻城战斗是九月十一日，下林民兵仍配合安溪三连进攻东山，由林翔飞带领神速地横穿和平公路（现火车站）占领北山制高点，进袭佛仔隔敌据点。一天一夜激战，我方步步向前推移，逼近敌防线。十三日凌晨，我方各路武装会师县城，漳平再度解放。

漳平再度解放后，下林民兵大部份回村

生产，只挑选十多人配合十九连星夜紧追逃窜永福残敌，进驻紫阳村直至军事代表团去永福接纳陈祖仁投诚后，才奉令开回漳平休整。下林民兵才陆续回村。

一九五〇年六月三十日，溪南反动头子张景清，串通安溪、大田匪首吴振辉、苏艳英等反动武装五百多人，攻陷溪南。是役，区长刘福庆负伤被俘（后逃脱），班长朱成俊牺牲，我区政府人员撤至下林。

第二天土匪三百多人包围了下林，企图消灭我们。下林民兵配合我县大队一个连与区公所部份人员，并肩抗击，持续一个钟头，敌未得逞，退回溪南。

溪南失陷后，张景清自封为“漳平县长”，其时除下林外，整个溪南基本被反动势力所控制。我区政府暂设下林南洲书院，在下林民兵配合下，坚持斗争，坚守阵地，与敌周旋。

一九五〇年农历八月十五，反动派侦知我民兵分散回村过中秋节之际，纠集数百人分三路包围下林，其时适我县大队一中队开来下林，准备袭击敌人，在区干部和下林、金菊、上坂等民兵的配合下，奋起抗击，一方面保护群众从敌缺口涉水向岭兜隔转移外，分守七个火力点，与十倍于我的敌兵战斗，近一天二夜，安溪土匪人多势大，步步逼近，我方终因寡不敌众，乃冒雨突围经金菊村转回县城。下林村再次陷入敌手。

敌人进村后，进行惨无人道的烧、杀、抢，对来不及撤离的妇女强行奸污。他们残暴地把一个青年妇女脱光捆绑在板凳上，由几十个匪徒轮流行奸，直至奄奄一息才叫其婆婆背回去。甚至连坐月子的妇女也不放过，并把未满月的婴儿当场摔死，惨不忍

睹。据不完全统计，全村两度失陷遭受伤害的人和损失的财物，计烧毁民房一座十二间，碉堡八座，横楼二间，木船八条，被抢走耕牛六头，羊四十六头，生猪三十二头（包括宰吃），粮食二万七千多斤，棉被二十多条，妇女被奸污十七人，人员死三伤二，其他家具用具无法计算，能带走的都带走，带不走也被当场捣毁，损失极为惨重。

反动派的残酷迫害，吓不倒下林民兵的革命斗志，劫后的下林民兵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更加壮大，人民群众觉悟提高，纷纷要求参战，如年近花甲的林春如，十六岁的林秋金等都要求加入斗争行列。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下林民兵奉命到县集合，配合解放军二五三团开展剿匪，一九五一年一月一日，兵分三路围剿集结于象湖、郎车等残匪，由下林民兵分路配合。从金菊转港牛一路，在港牛村与安溪股匪接上了火，激战一天一夜，把敌人消灭。这次战斗下林民兵陈振德缴获匪驳壳枪一支（上缴），民兵林春盛牺牲，二五三团战士也牺牲四人。

继溪南剿匪胜利后，下林民兵马不停蹄地连续配合剿匪部队紧追潜逃新桥、大田、宁洋等残匪，取得了一定战果。下林民兵排长林春宽机智勇敢深入匪穴捕获大田匪首林士光。

久经战斗考验的下林民兵，为人民解放事业做出贡献，曾受县多次表扬。

三十多年过去了，作为当时战斗行列中之一员的，我，回忆往事，历历在目，特写成此文，以为纪念，如有失误之处，希望知情者指正。

漳平历史上木材产销情况瑣談

林 嵐

漳平县是个山区，在闽西南以盛产木材闻名，也是本县最大的出口产品。但由于资料缺乏，历史上的产销情况很难了解详情，这里就一些侧面，提供情况，以供参考。

漳平木材向外地出售供应，历史悠久。至迟在南宋时或更早些，即向闽南提供民间用材。明季中叶以后，由于对外商业上的交往，木材也随之销往汕头，南洋一带。

从漳平现存的古代建筑庙宇、祠堂、桥梁以至民房及其他建筑，至少可以看出二点：一是在南宋建都杭州之初，漳平的民间能工巧匠肯定有被征集到都城修建宫廷服役的，他们既献出了自己的专长，也吸收了各地的建筑技艺，带回家乡，留传下来。二是可以看出漳平当时民间用材量，是相当大的，桥梁、寺庙，不单要求壮丽、宏伟，而且要求久远，都用特大杉木来建造。如在永福的升隆堂，不但斗拱雕檐要用去许多木材，就是屋顶，也是原木密檐。漳平还有全部木结构的建筑，除了屋顶用瓦片外，全部用杉木建成，这只有盛产木材的地区才能做到，外地也是极少见到的。而漳平几乎在每个村，都有过这一类的建筑。

据清朝曾任汀漳龙道台的张集馨在他所著的《道咸宦海见闻录》中，有一段话：“军功厂则为道中大累，厂中有水师武弁一员在彼监造，道中派文员数佐杂在厂相陪督造，又派道差县役多人弹压匠役，薪水月费，由道发给。每修造一船，道中少则赔洋银千数百元，多则赔三四千元；赴司领款，刁难需索，非给以司费，则应领之款亦领不出。幸龙岩卡口，内有木商来往，遇木排到

卡，每百根油买十根，每根给官价五钱，虽大木亦然，此虽非例所当然，道中非此则更形支绌。”（第六十三页）

这段话前半，是说到当时官场上的黑暗，腐败无能，且不管他。后半说到的几个问题：一、当时每根官价五钱，但市价是多少呢？没有说，如果相差无几，则无补于“更形支绌”，也大可不必“幸”，可以推知官价和市价相差是很大的。

二、每百根抽取十根，即十分之一，现在我们不知道军功厂（造船厂）的规模有多大，造船能力怎样？船隻大小和用材多少。但从“虽大木亦然”，看当时官场情况，漏洞是很大的。商人可以通过行贿等关节手段，免于抽取或抽取中材或小材的。因为材积大小，价格悬殊极大。

这里所说的龙岩卡，即九龙江北溪卡，以现在的行政区划来说，木材的出口量，通过这个卡的，漳平约占三分之二，因为龙岩只有雁石、万安、白沙的木材出口流经这里。

再从当时营制守备情况看，除了县城驻有守备部队，据《龙岩州志》（道光九年版），当时漳平县境所设塘汛，计漳平九处，永福五处，沿九龙江设置的，计有华口，罗溪口、盐场、新桥、小溪、舅姑岭等六处。这些分兵把守的官、兵，是“每年依次轮换”的，而且还负有“盘诘奸宄等事”，又据《道咸宦海见闻录》：“是以每月每兵仅得饷三钱有零，不敷一人食用”这段话是张集馨咸丰十年任福建布政使时记下的。

从以上，不难得出简单的结论：一、守